

神农城迹

SHENNONG CHENGJI



株洲风物

那条叫“白鹿泉”的河

欧阳志伟

在茶陵县高陇镇白龙村上的言塘人家，喝了几碗窖藏4年的老冬酒后，我就想知道从这条山谷中流下去的河叫什么名字。但问了几个，都说不是很清楚。

于是打电话问从事水利工作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茶乡片区，从白龙流下来的那条河叫“白鹿泉”，从大龙、卧龙流下来的河分别叫“洲陂河”和“贝江”，三条河都是茶水上游的一级支流。

茶水是茶陵县境内的一条重要河流，浸润着秩堂、高陇、火田等六大乡镇后，自东北向西南汇入洣江。从卫星地图上，这三条河谷就像三条蛟龙蜿蜒在罗霄山脉间，最后几乎是竖插着注入茶水河的上游。

我有点纳闷，白鹿泉明明也是条河，怎么就叫“泉”呢？或许她本来就应该叫“泉”的？

白鹿泉的水清冽甘甜，当得起“泉”这个名字。用这水不仅酿出来的酒醇厚，泡出来的茶也好喝。上言塘的主人往一把粗茶里注入沸水后，我惊叹“这茶水好甜呀！”旁边主人家的小哥嘻嘻一笑：“肯定咯，你们在下面喝的水都是臭水，我们这里喝的水都是从石壁缝里接出来的。”

“哈哈！”话有点夸张，但也足以表述白鹿泉的清冽。

主人家是山谷路头的最后一户人家了！我很好奇，这里是不是白鹿泉的源头呢？于是绕到主人家的屋后想去探个究竟，却发现潺潺的泉水，倒是见到一片小小的沼泽。沼泽之上，树木生而不长，枝丫瘦骨嶙峋，似乎要述尽千年沧桑之状。

我不免有些失望，于是问主人家的小哥：“现在大龙、卧龙都开发成乡村旅游景点了，白龙这模样不见得能开发得了咯？”小哥再夸海口，不屑地回答一句：“白龙随便开发一条滑沟都要比他们的要好看得多！”

小哥讲的“滑沟”是指小山谷。他说的应该是真的，白龙村下有个叫“黑龙潭”的地方，一股白水从山顶倾盆而下，这水肯定不是从这沼泽里来的，白鹿泉的源头应该还在更深的山谷之中，只是这白鹿泉“养在深闺人未识”，又该去哪儿寻找它真正的源头呢？

几碗水酒过后，大家闲聊。女主人说，你们还可以往里走走，翻过屋后的这座山，再走几公里路就是江西莲花的白竺村了。哦，白竺村，我早些年从另外一条路去过，那是个神奇的地方，山清水秀，相传唐中宗李显被贬为庐陵王后，带着自己的妹妹在白竺的一座庵中隐居下来，静心修养，后来坐地成佛了。白竺村景点颇多，最有特色的是“雷打石”，一座劈开的大石头立在水田中央，让人顿生敬畏之心，难不成这里的山，这里的水也跟着李显参禅悟道了？

但白鹿泉是钟灵毓秀之地不假。茶陵老八景之一的“邓阜朝阳”就坐落在白鹿泉畔的邓阜仙山上，相传山腰之中有个仙庵，是宋朝龙图阁学士孙奭读书的地方。只有上百年的矿山开发，仙庵早已悄无痕迹了。但当我们登上邓阜仙山顶，静观云海，沁人心脾，放眼望去奇峰林立，云雾缥缈，仙灵之气丝毫不减。片刻，待朝阳东升，再举目远眺，茶乡村落尽收眼底，豪迈之情瞬间油然而生，遥想当年李东阳、谭延闿等先贤故人正是从这里出发，纵横捭阖，名垂天下。

只可惜呀！山脊绵绵，河谷幽曲，经年伐矿，白鹿泉两岸现在略显荒芜，稍缺粉黛。微醺之间，顺着水声，从山言塘缓而下。一路上，我不禁在感叹：“青山何时绿，再还白鹿泉？”习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又说“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我相信，来日是可待的。

齐白石早期作品《十八罗汉图册》背后的收藏往事

马立明

株洲往事

我的挚友康健康，是著名金石书画家李立先生的外甥，或许是因为这方面的缘故，从小就爱写写画画的他从部队转业回来办企业发家后，便走上了收藏名人字画的道路，一段时间里，还兼任过株洲市收藏家协会会长一职，藏品则囊括了启功、崔子范、姜师白、黄永玉、沈鹏、李铎、刘炳森、王愬山等人的精品字画作品，其中，尤以齐白石早期所创的一册《十八罗汉图册》最为珍贵。说起康健康收藏的这册《十八罗汉图册》，其中还真有些故事可讲。

1976年，湘潭城里有个开南杂店的老板，四十上下年纪。店铺虽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日常生活用品除柴、米、油之外，什么食盐、茶叶、糖果、罐头、莲子、槟榔、糕点以及烟、酒、调味品等，一应俱全。

离老杨店子不远处有个姓郭的邻居，名为小石（“小石”这个名字，为齐白石所取），“早年先后就读广雅、雅礼、明德学校。民国二十年（1931年），在长沙兴办实业，开设丰盛冰厂，颇为工商界瞩目。经营6年后，冰厂倒闭，回湘潭以卖画刻印为生。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开设石隐斋，断续至1956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加入合作社。‘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斗争。后被开除出社，遂流落社会，以拾荒为生。”（见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齐白石辞典·郭小石》条）

落魄的郭小石，嗜酒，天天要去老杨的店子喝上二两。起先，还能勉强交付酒钱；到后来，就根本没有酒钱了。可是这酒又不能不喝。此时的他，只好赊账。这样日积月累，郭小石共欠了老杨200多元酒钱。到了1977年，郭小石自知来日无多，只好将家藏的齐白石早期作品《借山诗画》（册页，共18图）和《十八罗汉图册》，悄悄地托付给老杨，说：“这酒钱我是无法偿还了。现在我把家藏齐白石的两本画册送给你抵酒钱。你要收好，不要轻易出手，到时定有齐白石的后人或学生会要，那么酒钱就在其中了。”

不久，郭小石便离开了人世。

1991年，老杨在《湘潭日报》上看到一则齐白石的高足李立来湘潭参加活动的新闻，于是顺藤摸瓜，跑到长沙找到李立教授，说起自己手头有齐白石早期的两册画作，且有意出手。李立知道后，十分惊喜！次年春节过后，李立老师一面约老杨带画过来，一面叫喜外甥康健康带上几万块钱过去。在李老师的住宅西园北里50号，几番讨价还价后，最后确定以5万元成交。康健康主动出了3万元。李老师说：“那就由你先挑吧。”这样，康健康就拿到了这本《十八罗汉图册》。

而康健康的这本《十八罗汉图册》，在当时购藏时虽经李立老师认定是齐白石原作，但为了慎重起见，2006年，康兄特邀我和齐白石早年的恩师胡沁园的后人胡维岳，两次上京请姜师白先生鉴评。顺带提一句，姜师白先生在齐白石门下习艺长达25年之久，应该说他对老师作品的真伪，最有发言权。

我记得，那次我们到北京后，直接便去了姜师白老人的住所。当时，姜老已有88岁高龄，但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当他接过这册齐白石

图册，李立老师则得了那本《借山诗画》。

记得1997年4月，我去长沙看望李立老师并在他府上留宿。谈及深夜，李立老师见我观齐白石作品心切，兴起便将自己珍藏多年不示人的齐白石原作一册拿给我看，其中就有这本早期册页《借山诗画》。我一一观赏，并将这18页画作每页的配诗，盖了些什么印章，都一一记录于本。后来，我写了篇《首次面世的齐白石〈借山诗画〉》的文章，经李立老师同意后，于2004年发表在《湖南文史》第5期上。

年创作的《十八罗汉图册》时，老人忙戴上老花眼镜，逐一细察。观毕，惊叹赞赏不已。此时我们请他作个鉴定，老人沉默片刻，欣然题道：“今日白石师之恩师沁园夫子后人胡维岳携白石早年临十八罗汉图册示余，此图乃白石师1907年见罗两峰所作，用笔勾之。该图至今已百年矣，能补其早年作品之空白，不胜感佩。此图弥足珍贵。丙戌年春白石门下姜师白拜识。”接着，姜老余兴未尽又题签两条：“齐白石十八罗汉图册”，“齐白石早期精品”。

是年夏，我们上京参观“许麟庐画展”，便又去了姜老府上，当他再次见到这本图册时，老人又补题道：“恩师齐白石早期临金农书法和罗聘十八罗汉图册真迹，吾劝其装裱，以便珍藏。惊显册页内之托纸都铃有三至五枚小印，深知恩师对该作品珍视至极，愿得其传世。在此题记，乃幸事也……”



▲齐白石早期所绘《十八罗汉图册》封面

▲齐白石早期所绘《十八罗汉图册》内页之一

▲齐白石早期所绘《十八罗汉图册》内页之二

重修雷祖庙碑，千年古寺的遗迹留存

郭亮

天元区群丰镇石塘村，三面环山，主峰唤五云峰，虽不过200余米高，却号称南岳七十二峰之一。山中有寺，叫龙门寺，因山而建，三殿三厅，自山脚绵延至半山腰，石壁、拜天台、笑天狮、龙泉莲花池、方丈古墓等景观或古迹点缀其间，周边绿树葱茏，间有鸟鸣啾啾，很难想象，离主城区不过十多公里的近郊，竟有这么一处幽静的所在。

据史志记载，龙门寺始建于唐宋年间，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历代迭有翻修，明清时最为鼎盛，逢佛门佳节，各地前来朝拜者逾万，范围则覆盖全省，甚至邻省信士。现在的龙门寺是上世纪90年代重建的，昔日遗迹多已不存，早不复往日模样，即连规模，亦缩减许多。

在龙门寺偏殿一侧的廊下，厝置着一块已破裂为数块再拼接成的石碑，碑上的文字虽多破损处，亦大体可辨，显示此碑立于清嘉庆七年（1802年），所述则为当年重修五云峰顶雷祖庙之始末，2012年由五云峰顶的雷祖庙遗址移来，那么，我们的故事便从这块沧桑历尽的古石碑聊起吧。

“兹五云名峰之巔，旧有雷祖殿，凡承俯祀，有求必应。”据碑文所记，在嘉庆七年（1802年）之前，五云峰顶即有雷祖庙，且颇灵验。之所以重修是因为当年夏天，整整一个月没下雨，左近居民登上峰顶的雷祖庙，依例祈求雨。此时的雷祖庙，已多年失修，行将倾圮，求雨人顿觉不妥，思谋重建。在地方头面人物的运作下，众人踊跃捐资，鸠工庀材，不过半月光景，便将行将倾圮的雷祖庙焕然一新，“四旁尽砾石，宏因巩固”，且将庙内神像重塑全身，并择吉日吉时迎神入庙。是日也，“天高气爽，四民咸集”，上午9时神像入庙，一应迎神仪式之后，至焚表环节，“霄霓交作，烟雨骤临”，阖邑居民喜不自胜——久旱逢甘露，怎么失态都在情理之中。

传奇古寺

相比五云峰顶的雷祖庙，山腰间的龙门寺不论规模或者留下的文献资料，都要恢弘得多。据史载，明天顺年间，曾任建成将军的茶陵人袁果（号扶桑公）告老归乡，皇帝将五云峰左近一带包括龙门寺在内的千余亩土地赐给他养老，以慰其为国征伐数十年的赫赫战功。袁果携家带口来此，定居附近的石塘山脚，世代繁衍至今，乃有绵延至今五百余年之石塘山袁氏，袁果亦被称为石塘山袁氏始祖。

巧合的是，袁果本就是信佛之人，眼观山腰间的龙门古寺颓败不堪，不由心生惻隐之情，乃斥资将庙重修，且将自己在军中结识的西藏喇嘛请回龙门寺弘扬佛法，并将自家宗祠建于寺内，所以，一段时

这场雨一直持续到半夜，不但久经干旱炙烤的农作物得以解渴，即连左近不少已近干涸的水源地也得到补充，“前之涸处，无不盈而满之”，效果灵验，立竿见影，参与捐资修庙的邑中民众，无不欢欣鼓舞，纷纷到雷祖庙来进香还愿，且嘱咐邑中通文墨者将此事刊碑记下，以传后世，便有了现在看到的这方历经沧桑的残碑。

自嘉庆七年（1802年）修复雷祖庙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邑中但有旱情，民众必前往祈求雨，香火一直不断，其间或有损毁风化时，自也有修复加固事，直到上世纪50年代彻底荒废，然后因2012年一次意外的施工事故，在五云峰顶矗立200余年的石碑也被破坏，然后再被移到山脚下的龙门寺。

雷祖庙今昔

“暇尝率昆弟友生，步山陬而登焉，南望衡山，如在咫尺，西瞻湘水，如带左右，湘城石塔，如屏如笏，而远列于烟雾中焉，诸山环绕，如几如釜，则近覆于莽苍内焉。于时不觉心胸为之开阔，耳目为之广远，睇视大野，达冲右坪，人居稠密，耕者、樵者、牧者、担者、立者、坐者、入门者、出户者，目不暇接，而皆杂呈于其下焉。若鸡鸣，若犬吠，走马嘶风，若驱牛叫月，人声杂于其间而泽泽盈耳，又不自觉如飞仙之下尘凡，不足当其一听也……”

这是石塘山袁氏族人、清末曾任松江府知府的著名藏书家袁芳瑛所撰《五云峰记》的部分，所述则为五云峰顶的绝妙风光，南望衡山，西瞻湘水，烟霏缭绕间，诸山环绕，若隐若现，确有令人心旷神怡之感，只求写到峰顶上的雷祖庙当时是何等模样。现在，峰顶风光依然绝妙，湘水如带，远山凝翠，下则屋舍俨然，田畴如画，或许是因偏于郊区一隅之故，袁芳瑛文中所述鸡鸣犬吠并杂乱市声并未听到，倒由于生态治理到位，绿树丛中，不时传来几声鸟鸣，衬得这山野间越发幽深寂静起来……所可哀者，峰顶之上，袁草残败，乱石成堆，偶有几颗面貌古拙，也不知是否当日安放在雷祖庙中者，除此之外，再无山腰碑刻中所言昔日雷祖庙的半分遗迹。

碑刻里的株洲

碑名：重修雷祖庙碑
材质：青石
规制：164厘米高，67厘米宽
年代：清
现状：厝置龙门寺中



重修雷祖庙碑拓本（鲁新民 拓印）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